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大宋宣和遺事2 利集

詩曰： 泰道亨時戒復隍，宣和往事可嗟傷！

正邪分上有強弱，罔克念中分聖狂。

天已傲君君不悟，外無敵國國常亡。

道君驕佚奢淫極，詎料金人來運糧！

三月，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。宣撫司譚稹對使者道：『宣撫司都無片文隻字，許糧之約，難以奉承。』其使云：『去年四月間，趙良嗣曾許來。』稹道：『良嗣口許，怎可信憑？』終不之與。後來金人舉兵，亦借此以為辭耳。

閏月，京師地震，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。又陝西、蘭州諸山草木皆沒入地中；其黍苗在山下者，又生於山上。朝廷遣黃潛善按視，潛善歸謂訛傳，不以實聞於上。

秋，七月，遣校書郎侯廣敏為賀生辰使。廣敏奏言：『金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，今來聞北虜遣使，吾先反之，於威重已損；萬一彼不至，豈不為朝廷羞？臣至燕山伺候，設若不來，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。』徽宗以其言為然。至燕山，金使果不來，遂置幣而返。

十二月，兩京、河、浙路大水。是時災異疊見：都城有青果男子，有孕而誕子，坐蓐不能收，換易七人，始分娩而逃去；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，其妻年四十餘，忽生鬚鬣，長六七寸，毓秀甚美，宛然一男子之狀；京尹以其事聞於朝，詔度朱氏妻為道士。是歲河北、山東連歲凶荒，民間米糧不給，爭削榆皮彩野菜以充飢，至自相食，於是飢民並起為盜；山東有張仙聚眾十萬圍濬州，濬州去京師才百二十里而近，而朝廷恬不知之；又有高托山聚眾三十萬起於河北，徽宗遣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。

宣和七年正月，金人滅遼。六月，封童貫為廣陽郡王。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，李用和來告慶。徽宗詔童貫復行宣撫雲中等路。

八月，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突入宣德門下，忽若迷罔，將菜擔拋棄，向門戟手而言曰：『太祖皇帝、神宗皇帝使我來到。八郎驕奢喪國，尚宜速改也！不爾，悔無及矣！』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獄。一夕，其人方蘇，再三詢問，竟不知向所言者。密於獄中殺之。

是時萬歲山獐狐於宮殿間陳設器皿對飲，遣兵士逐之，彷徨不去。九月，有狐自良嶽山直入中柵，據御榻而坐；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，徘徊不去。徽宗心知其為不祥之徵，而蔡攸曲為邪說，稱良岳有狐王求血食乃爾。遂下詔毀狐王廟。

十二月，金國遣幹離不、粘罕分兩道寇邊。幹離不軍自燕山宜犯河北，粘罕軍自河東直趨太原。幹離不入寇，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待賀正使，遂至境上，為幹離不所執，責令投拜。副使蔣區以下皆羅拜稱臣。獨傅察不屈。虜以兵脅之，謂察曰：『南朝天子失德，我興兵來此弔伐。』傅察回言：『爾欲敗盟，借此以為兵端。自古至今，用兵者以曲直為勝負，南北兩朝，勢均力敵，安知爾非送死哉？我項可斷，膝不可屈！』虜酋大怒，執傅察而殺之。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。

童貫至太原，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奉使粘罕軍前。粘罕嚴兵待之，令馬擴用庭參禮數參拜。粘罕踞坐以受其拜，謂馬擴曰：『大聖皇帝與趙皇跨海通好，各立誓書，期以萬世無毀。不謂貴朝違約，陰納張倉之降將；燕京逃去官民，盡行拘收，本朝累牒追還，皆以空文相給。我今大兵來辯曲直，汝可辭我歸！』擴自云中回太原，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。貫欲逃歸，計請太原帥張孝純商議。孝純劇曰：『金人渝盟，大王宜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；今大王一去，人心動搖，河東、河北之地，不旋踵而失矣！』貫怒目嗔劇曰：『吾受命宣撫，非守土臣也！』孝純曰：『大王若欲辭其責，則朝置帥欲何為哉？』孝純撫掌笑曰：『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，一旦金虜渝盟，便乃畏怯如此。身為國家重臣，不能以身排患難，但要奉頭鼠竄，將何面目見天下士乎？』童貫即日逃歸京師。

幹離不陷燕山府，郭藥師等判降之。粘罕陷朔州、武縣、代州、忻縣，圍太原府。幹離不犯中山府。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法供，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。

金國傳檄書至。童貫得虜牒，開拆始知為檄書，其言大不遜。是時徽宗正行郊祭，大臣匿邊報不以奏聞，道是恐妨恭謝。及恭謝禮畢，方以檄書進呈徽宗。徽宗御宣和殿，下詔罪己求言。手詔云：

『朕獲承休德，托於士民君王之上，二紀於茲，雖兢兢存於中心，而過咎行於天下。蓋以寡昧之資，藉盈成之業，言路壅蔽，導諛日聞，恩悻持權，貪饕得志。搢紳賢能，陷於黨籍；政事興廢，拘於紀年。賦斂竭生民之財，戍役困軍旅之力。多作無益，侈靡成風。利源枯竭已盡，而牟利者尚肆誅求；諸軍衣糧不時，而冗食者坐享富貴。災異請謫見，而朕不悟；眾庶怨曠，而朕不知。追惟己愆，悔之何及！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寡眾，勸王捍邊。能立奇功者，並優加獎異，不限常制。草澤之中，懷抱異才，能為國家建大計，定大業，或出使疆外者，並不次升用；其尤異者，以將相待之。中外臣寮士庶，並許直言極諫，實封投進，雖有失當，亦不加罪。』

庚申，徽宗內禪，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。皇太子即皇帝位，立妃朱氏為皇后。遣李鄴使虜，告內禪，且講和好。

乾離不帥兵犯慶源府，其太史奏：『南朝帝星復明。』虜驚欲遁回，郭藥師曰：『南朝未必有備，不如姑行。』幹離不信其言，遂進師攻信德府，執其守臣楊信功。虜酋登門，撫諭居民。

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，伏闕上書，數蔡京、童貫、王黼、梁師成、李彥、朱參之非，指為『六賊』，乞誅之以謝天下。其書略曰：

『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，莫及堯、舜。堯、舜之盛，莫大於賞罰惡。堯之時，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，有四凶而未暇去，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，意謂我將倦於勤，必以天下授舜，特留以遺之，使大用誅賞，以示天下耳。故傳曰：「舜有大功二十，而為天子，天下誦之，至今不息。」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，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，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，道君亦非不知之，特留以遺陛下。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乎？曰蔡京，曰王黼，曰童貫，曰李彥，曰梁師成，曰朱參是也。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：天資凶悖，首為亂階，陷害忠良，進用僥倖；引置子孫，盡居要塗。變亂祖宗法度，竊弄朝廷爵賞。殘暴生民，交結閹官，包藏禍心，比之王莽。緣京用事，奸人並進，王黼相繼為相，聘柔曼之容，肆俳優之行；欺君罔上，蠹國害民，無所不至。童貫實因京助，遂握兵權，至為太師封王，貪功冒賞，不寤事機，朔方之兵，遂致輕舉，敗我國盟，失我鄰好，今日之事，咎將誰執？貫之所恃者梁師成，實聯婚姻以相救援。師成外示恭謹，中存險詐；假忠行僥，藉賢濟奸；盜我儒名，高自標榜。李彥狠括民田，威震三路，奪民資產，重斂租課，剝剝甚，盜賊四起。曩時清溪之寇，實由朱參父子侵害東南之民，怨結數路，方臘一呼，四境響應，屠割州縣，殺刃吏民，天下騷然，彌年不已，皆朱參父子所致。按朱參父子曾犯徒杖脊，始因賄事蔡京，交結閹寺，收買花石進奉之物，其實盡以入己，騷動數路，蔑視官司，僅同奴僕；所貢物色，盡取之民，撤民屋廬，掘民墳，幽冥受禍，所在皆然；甚者深山大澤，人亡所不到之地，苟有一花一石，擅作威福，迫脅州縣杖並必取，往往顛路陷溺以隕其身；東南之民，怨入骨髓，欲食其肉而寢其皮。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！誤我國家，離我民心，天下困弊，盜賊競起，夷狄交侵，危我社稷，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，播告四方。京等六賊罪狀未白，典刑未正，天下無不歸怨上皇。若不誅此六賊，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，以解天下之疑哉！又今日之事，蔡京壞亂於前，梁師成陰賊於內，李彥結怨於西北，朱參結怨於東南，王黼、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。敗祖宗之盟，失中國之信，創開邊隙，使天下勢危如絲髮。此六賊者，異名同罪。伏願陛下擒此六賊，肆誅市朝，傳真四方，以謝天下。庶幾道君皇帝未為之志，繼成於陛下，豈不偉哉！』書上不報。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，才出宮門，數萬人攔路伏闕陳言，皆指斥六

賊專以淫佚蠱惑徽宗，故宣和數年之間，朝廷蕩無綱紀。劉屏山有詩云，詩曰：

梁園歌舞足風流，美酒如刀解斷愁。

憶得少年多樂事，夜深燈火上樊樓。

樊樓乃是豐樂樓之異名，上有御座，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，士民皆不敢登樓。及金兵之來，京師競唱小詞，其尾聲云：『蓬蓬蓬，蓬乍乍，乍蓬蓬，是這蓬蓬乍。』此妖聲也。劉屏山『汴京事紀』有詩云，詩曰：

倉皇禁陌夜飛戈，南去人稀北去多。

自古胡沙埋皓齒，不堪重唱蓬蓬歌。

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，將李明妃廢為庶人；在後流落湖湘間，為商人所得，因自賦詩曰，詩曰：

輦轂繁華事可傷，師師垂老過湖湘；

縷衫檀板無顏色，一曲當年動帝王。

是年欽宗即皇帝位，改元靖康，大赦天下。

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，立春。先是太史局造土牛，陳於迎春殿，至期，太常去備樂迎土牛，鞭而碎之。初五日夜，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，又聞擊撲之聲，移更方止。平明觀之，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瀝，襟袖猶濕；其牛角於地上，尚有刀斧痕可驗。吏白有司，密地修補以行事。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。

正月，下求言詔，有監察御史餘應求上書，詔賜章服。蓋自金人犯邊，求言之詔凡幾下，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。當時民謠言：『城門閉，言路開；城門開，言路閉。』初九日，邊報金兵已在河北，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，賊騎奄至，倉卒奔潰。時南面守橋者，望見金兵旗幟，燒斷橋纜，陷沒數千人，虜因此不得濟。方平既潰，循灌軍亦望風奔散。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，金兵乃取小船以渡，凡五日，馬軍方渡盡，步軍猶未渡也。時以郭藥師為嚮導。藥師前驅至濬州。欽宗下詔親征。王黼為見胡騎欲犯京師，載其老小東下。欽宗詔竄王黼永州，籍其家，得金寶以萬計。其侍妾甚多，有封號者：為令人者八，為安人者十。王黼平時公然賣官，取贓無數，京師謠言云：『三百貫，日通判；五百索，直秘閣。』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。王黼至雍丘縣南固村，吳敏、李綱指燕山之役為王黼罪，乞誅之。下開封尹轟山聞其事，山遣使武吏殺之，取其首級以獻。朱參劄官放歸田裡；未幾，僧管循州，籍其家財；尋亦賜死。李彥亦賜死，籍其家。

上皇遂出南薰門，如南京。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，乃除宋煥為江淮江浙發運使；而蔡京、宋煥之家小，盡南下矣。

二月初二日，幹離不兵抵城下，徑趨牟欄岡天駟監，獲馬二萬疋，芻豆如山。蓋郭藥師曾在此地打毬，來導虜兵先據之也。金人已渡河，乃呼曰：『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，我輩怎生得渡哉！先是遣李劄使虜軍求和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，謂虜人如虎，如馬，如龍，上山如猿，下水如獺；其勢如太山，中國如繫卵。時號李鄴做『六如給事』。』

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，李綱督將士拒之。金兵又攻陳橋、封丘、棗州門，綱登城力戰，自卯至酉，殺賊數萬。馬忠又以京西兵殺金人於順天門外，軍聲大振。遣鄭望之使金軍，使高世則副之；又改差李稅奉使。望之等見幹離不云：『上皇朝皆已往事，今少帝與大軍別立誓書，結萬世歡好，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議事。』幹離不遣王洵譯云：『京城破在頃刻，所以斂兵不攻者，徒以主上新立之故，所以存趙氏宗社。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百萬兩，銀五千萬兩，牛馬萬頭，疋緞百萬疋；尊金主為伯父；將燕山之人在漢中者歸還，割中山、太原、河間三鎮之地；仍以宰相親王為質。和議可成也。』乃以書遣尚三寶奴、耶律忠、王洵與李稅來。詔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，張邦昌副之。時李綱固爭不能奪，而康王竟行。康王留虜營數月，當與金國太子同習射，康王連發三矢，皆中筈連珠不斷。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，假為親王來質，語幹離不曰：『康王恐非真的。吝是親王，生長深宮，豈能習熟武藝，精於騎射如此？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。』幹離不心亦憚之，復請遣肅王樞代為質。康王遂得南歸。

京畿北路制置使種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，帥汴原秦鳳路兵勤王；熙河經略姚古，秦鳳經略種師中，折彥質、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。京師人心少安。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，喜甚，開安上門，命李綱迎勞諸軍。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，欽宗問諸帥曰：『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』師道奏曰：『女真不知兵，豈有孤軍深入入境，而能善其歸哉？』欽宗宣諭曰：『業已講和矣。』師道對曰：『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，餘非所敢知也。』即拜同知樞密院事。

時金人講和，索金銀甚急，王孝迪揭榜立賞，根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，違者斬之。得金二十餘萬兩，銀四百餘萬兩。民間藏蓄，為之一空。梁師成留京都，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。太學生陳東言：『蔡京、童貫、朱參父子挾道君南巡，恐生變難；梁師成未正典刑，請置之法。』欽宗下詔暴其罪，黜為散官，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。

姚平仲者，世為西陲大將，幼孤，從父姚古養為子，年十八，與夏人戰臧底河，殺彼甚眾。宣撫童貫召與語，平仲不屈；貫不悅，抑其功賞。睦州方臘作耗，道君曾遣童貫討賊。貫雖不喜平仲，但心服其勇，復取平仲偕行。及賊平，平仲之功冠軍，不願推賞，乃謂貫曰：『平仲不求官賞，但願一見主上耳。』貫愈忌之。他將如王淵、劉光世者，皆得召見，獨平仲不得召，貫忌其功故也。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，及即位，金人圍京城，平仲以勤王之兵來，乃得召見。賜見福寧殿，厚賜金帛，許功成之日，有不次之賞。平仲請出死力，夜劍虜營，生擒幹離不，奉康王以歸。及出，連破兩寨；奈機事已泄，虜已夜徙去，平仲之志未遂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，剋日並力功擊，有必勝之道；奈李邦彥力主和議，恐其功成，遂廢親征行營使，罷李綱，已謝金虜，歐堅講和之議也。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，遂乘一青驃亡命，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，抵鄧州，方得食。入武關，至長安，欲隱華山，願以為淺；奔入蜀；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，復入大面山，行二百七十餘里，度採藥者不能至，乃解縱所乘驃，得石穴以居。朝廷屢下詔求之，弗得也。至於乾道、熙寧之間，始出至丈人觀，自言年十餘，紫髯鬱然長數尺，其行速若奔馬。陸放翁為題青城山清宮壁詩云：

造物困豪傑，意將使有為；

功名未足言，或作出世賢。

姚公勇冠軍，百戰起西陲。

天方覆中原，殆非一木支；

脫身五十年，世人識公誰？

但驚山澤間，有此熊貌姿。

我亦志方外，白頭未逢師；

年來幸廢放，倘遂與世辭。

從公游五嶽，稽首浼靈芝，

金骨換綠髓，馱然鬆杪飛。

丙午日，金虜退師。自圍京城凡三十日，既得許割三鎮詔書及肅王為質，不待金幣數足，遣使告辭而去。種師道請臨河邀擊之；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，用兵護送之。乃命姚古、種師中、折彥質、范瓊等領十餘萬兵，數道並進，俟有便利可擊，則並力擊之。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，密奏欽宗曰：『吾國新與金國講和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？』立大旗於河東、河北兩岸上，寫云：『准惠，有擅用兵者依軍法！』諸將之氣索然矣。

蔡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，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。正言崔鶯言：『賊臣蔡京奸邪之術，大類王莽，收天下奸邪之士，以為腹心，遂致盜賊吳起，夷狄動華，宗廟神靈，為之震駭。』遂竄蔡京儋州編置；及其子孤三十三人，並編管遠惡州軍。在後蔡京量移至潭州。那時使臣吳信押送，信為人小心，事京尤謹。京感舊泣下；嘗獨飲，命信對坐，作小詞自述雲。『西江月』：

八十衰年初謝，三千里外無家；孤行骨肉各天涯，遙望神京泣下。金殿五曾拜相，玉堂十度宣麻；追思往日謾繁華，到此番成夢話。

蔡京居月餘，怨恨而死。年八十餘。蔡攸責永州安置，徙潯、雷二州，後移萬安軍。朝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，傳首四方。蔡修亦以復辟之謗伏誅。童貫初貶惡州居住，量移彬州。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，追至南雄州斬之，傳首京師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權奸誤國禍機深，開國承家戒小人。

六賊盡誅何足道，奈何二聖遠蒙塵！

三月，李綱追上皇於南京，入居龍德宮。

趙良嗣仗虜開邊隙，竄柳州，尋亦就誅。

種師中擊虜於榆次，死於難。姚古師潰於盤陀，退保隆德府。再召李綱為兩河宣撫。

六月，太白彗惑歲星鎮星聚於張，彗出紫微垣。

七月，彗出東北，長數丈，北掃帝座，掃文昌。大臣李邦彥等奏曰：『此乃夷狄將衰之兆，不足為中國憂。』提舉醴泉觀譚世績面奏：『垂象可畏，當修德以應天，不宜惑其諛說。』下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。

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遇於河北而潰，至大名府，直撫吏李彌大斬師正以僂；而師正部下眾不自安。會童貫已誅，其大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，遂掠災、青間，脅從至四萬人，所過無不類。李彌大遣裨將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，擒李福，斬於軍，餘皆棄甲遁。其眾猶有萬餘人。世單騎入其軍，謂曰：『我輩皆西人，平時惟殺災賊，那曾作賊耶？官家使我招汝，若能降，悉赦汝罪。』眾皆羅拜而降。

八月，劉岑、李若水使虜。十月，竄李綱。時幹離不陷真定府。十一月，康王構使幹離不軍，許割三鎮。幹離不犯京師，朝廷自唐恪、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，至是時，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來者。都城惟傑士上四軍及中軍校勇，京東西弓手十餘人。時有僎五百餘座在郊外，無人收之，兵部則調屬朝廷，係樞密院當收；樞密則謂自有所屬軍器監；或謂駕部當收，駕部則為庫部當收；彼此互相推托，皆棄之不收，反遺之以與金人用。

是時，欽宗以手札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保，屯於玉津園。夜同孫傳、范瓊夜襲虜營，不克。閏月，粘罕犯京師，屯青城。復遣尚慶來議和，堅請上出城會盟。乃詔都水監丞處權為報謝使，以書報之。粘罕進而不受。大雨雪，彗出竟天。

丙辰，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，凡四十日，午時失守。先是有卒名郭京者，自言能用遁甲法，可以生擒粘罕、乾離不等。何辰、孫傳與內侍等皆傾心尊信之。又有劉孝竭各募眾，或稱六丁力士，或稱北斗神兵，或稱天關大將，各乞郭京所為。是日大開宣化門，出與虜接戰，為金兵分四翼並進，郭京脫身逃遁，眾皆披靡，城遂陷。王宗濂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，四壁土大潰，金人因而上城。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，何彥慶力戰死於城上。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。叔夜連四日大戰，力斬金人金軍大將二人，身被數槍，父子力戰，士皆殊死。上聞城陷，乃慟哭曰：『朕不用種師道言，以至於此！』蓋春初虜之去也，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，牽於和議不從，師道厲聲曰：『異日必為後患！』至是果如其言，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。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，詩曰：

陳亡分明斷簡中，才看卷首可占終。

兵來尚恐妨恭謝，事去方知悔來攻。

丞相自言芝產第，太師頻奏鶴翔空。

如何宜到宣和季，始憶元城與了翁？

二十五日，京師陷。金兵入城。二十六日，粘罕遣使入城，求兩式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。十二月初五日，遣入城搬挈書籍，並國子監三省六部司，或官制天下戶口圖，人民財物。初九日，又遣人搬運法物、車輅、鹵簿、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，應是朝廷儀，制取之無有少遺。十九日，京師雪深數尺，米鬥三千，貧民飢餓，佈滿街，巷死者盈路。金人又肆兵劍掠富家。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，在天津橋駐札，民不敢過。壯者剝脫而殺之，婦女美麗者留之。城中閉戶，乾敢出入。廿一日，金人遣使入城，言國主有命，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只應。於逐方巷廿四廂集民女子揀選出城，父母號泣，聲動天地。其女子往往為金人恣行淫濫。

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，粘罕遣人入城朝賀，頗不為禮。十一日，粘罕遣人人城請車駕軍前議事。廿一日，金人遣使入城，出榜通衢曰：『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，今者兵馬遠來，所議事理，今已兩國通和，要得金一百廿萬兩，銀一百五十萬兩。』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辰分廂拘括民戶金、銀、釵、釧、鑲、鈿等星銖無餘；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，動輒殺害，刑及無辜。廿三日，金人遣人入城，持北書曰：『今兩國通和，所有合理事件，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。』廿九日，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，且冤到北國書曰：『今已破汴梁，二帝不可復居，直於放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，仍去皇帝號，但稱宋王。封太上為天水郡王，少帝為天水郡公，於東宮外築台室居止。文字到日，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。』金使又言：『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，陛下不肯出；今發北國皇帝手詔，陛下之意如何？』帝曰：『卿且退，容商議。』使者曰：『事急矣！從且福，逆則禍。陛下為臣所誤以至於此，尚復取臣下之言，恐禍在不測。又北國皇帝寬慈正直，不比你兩人反覆無狀。』頃之，使者辭色俱厲，不拜而退。

二月二日，粘罕部左統軍郎游麗將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，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。左右人奏帝登門。郎游麗厲聲曰：『元帥遣我上聞國主！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，所議事理，如何更無一言相報，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！今特遣我來見國主，其事若何？兩日不見來意，禍出不測矣！蓋昨已有盟在前，不欲倉卒，今先此上聞，伏取指揮。』帝曰：『已降指揮，今月十八日出城見元帥，可報知。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，爾且退。』郎游麗曰：『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，元帥更不來商議請求也！』復白帝曰：『我眾人馬七百餘人，欲得少犒，設每人要金一兩，望陛下給之！』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，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鑲等八百兩與之，其人不謝而去。

十一日，車駕出幸金兵營，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：『陛下不可輕出！若出，事在不測！』號泣不與行。帝亦泣下。范瓊按劍曰：『皇帝本為兩國生靈，屈己求和。今幸虜營，且去暮返；若不使車駕出城，汝等亦無生理！』百姓大怒，爭劇，投瓦礫擊之。瓊以劍殺死數輩，蓋攀轅之人也。車駕遂出城。至軍門，軍吏止帝於小室曰：『元帥睡尚未起，可矣於此。』容移時，有小黃頭奴至曰：『元帥請國主。』帝徒行至陛下，粘罕下陸執其手曰：『臣遠酋長，不知中國禮義曲折。』乃揖與升階，命左右坐，帝面西，粘罕南向，移時不語。左右各利刃大刀。所侍帝只應只有王副、周可成二人而已。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，帝曰：『敢不從命！苟利生靈以息兵革，顧何事不可。』粘罕覆命左右白帝曰：『既如此，請國王歸幕，等候北朝皇帝聖旨。』乃命介人引帝歸幕。俄有人進酒食，帝不復舉。移三時間，帝問左右曰：『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。所議事既從，他無餘策。』左右白帝曰：『元帥遣表請皇帝同發，來日早行未晚。』帝默然。左右又進酒食，命人作樂，帝吁噓不能食。夜闌寒甚，帷幙風急，坐不能安，倚案乘坐，左右勸勉，帝泣涕而已。俄五更，有人至帝前曰：『請國王同元帥發表。』引帝至帳下，旋次升階，惟一案設香燭。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，帝視之，其詞曰：『臣姪南宋國王趙某，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，今某同父退避大位，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為君，敢不遵從。今同元帥申發前去。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，未敢先次奏問，候允從日，別具申請。』書後復請帝署名，帝從之。緘畢，帳下馳一騎，黃旗素馬，前去訖；方命左右設椅，粘罕西向，帝東向。少刻，有一紫衣人自外至，粘罕與帝並起身。紫衣人望帳下馬，升階坐西向，相揖各就坐。粘罕使人白帝曰：『此北國皇后弟也。傳宣至此，催促陛下議論事。』帝唯唯。令進酒，時天氣甚寒，帝連飲二杯。紫衣曰：『陛下且宜止此，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，與陛下言之。』揖退，令左右引帝歸幕。帝

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。帝歸至幕，天尚未明，少憩幾上，寒不成寐。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：『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，姓野耶葛，名多波，今為十七軍都統，位在粘罕上。今暫來此，要往來東京，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，三兩日北去也。』少刻，天明，俄聞報曰：『統軍來相見。』帝迎之，乃早上紫衣人。帝與之接坐，語不可曉，帝但加禮告以周旋；少不回顏色，命左右指瓶中物，左右因以酒進，紫衣者舉大杯連四五盞，帝亦舉一二杯。酒退，顧左右謂帝曰：『安心也。』揖而去。上在幕中五日，累欲歸，粘罕止之，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。

十六日，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，升階東坐，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，示粘罕，陛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，帝視之，乃宗正士侃也。粘罕使人謂侃曰：『今命汝入城，可說與你南國南宰相，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，同你及今朝大臣保名密地申奏，以準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，別立賢君。』言訖，揮使退去。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。粘罕使人謂曰：『汝於東京城內，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，欲於其中作二主宮，宜速置辦！』言訖，指揮退去。帝起白粘罕曰：『所指揮事，一一從命。容某人城視太上安否，以報平安，使得盡人子孝道，實元帥之賜也。』粘罕首肯，促左右進酒。帳下有令人作樂，唱言奉粘罕為太公、伊尹。粘罕不喜曰：『太公、伊尹，古聖人也，吾安繼其萬一？』觀其人而語帝曰：『這幾個樂人，是大宋人，今日口■煞好公事！』笑而止曰：『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。五七日間，北國皇帝詔到來，請陛下到軍前，不可相推。』良久，遣左右送帝歸幕。至十七日早，有綠衣者來謂帝曰：『元帥有命，令陛下還宮。』良久進食，有數人引帝出幕，至軍門，遙見禁條列於外。車駕入城，金人探掠尤甚，小民號泣，夜以繼日，凡七日。帝往擷芳園見太上，父子相持泣涕，及太后鄭氏同坐，帝奏太上曰：『臣不孝不道，上貽君父之憂，下罹百姓之毒，殺身不足以塞責。今北兵見迫，日以擇賢為君，臣與陛下，吉凶共之；且以弟康王為主，不失祖宗社稷，幸之大也。』時韋妃侍側，即康王母也，言曰：『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，而中興可待；然外鎮須假主盟，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。金人狡計，必未止於擇賢，禍有不可勝言者，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。惟陛下熟計之！』

三月初四日，粘罕遣人持書，一詣太上皇，一詣帝前曰：『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，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。』至日中，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。至晚遣人不絕，又云：『若上皇未出城，不妨請帝先至。』初五日，車駕出幸虜營，至下，粘罕坐而言曰：『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，別立異姓為王。』遣人持詔書示帝，遙遠不復可辯。使人降自北道，入小門，至一室，籬落路缺，守以兵刃，自辰至申，未得食。帝涕泣而已。至暮，番奴持食肉一盤，酒一瓶，於帝前曰：『食之，食之！』帝泣而言曰：『父母不復顧矣！』番奴曰：『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！』其夜無牀席可寢，但有木俚二條而已；亦無燈燭。窗外數聞兵甲聲。時天氣寒凜，帝達旦不寐。天明，有人呼帝曰：『太上至矣！』帝視之，見戎衣數十人，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。帝欲前，左右止之，帝哭不勝其哀。後有毛麾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，詩曰：

萬里鑾輿去不還，故宮風物尚依然。
四圍錦繡山河地，一片雲霞洞府天。
空有遺愁生落日，可無佳氣起非煙。
枯來國破皆如此，誰唸經營二百年！

初四日至十五日，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，日夜不絕。上皇與帝異居，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；惟鄭後、朱後相從。十六日，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，共居一室。時風寒衣宿竹簟，侍御人取茅及黍穰作箬，與二帝同坐，向火至明。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，以常服服之。逼二后易服。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，因抗言立爭，劇虜不，屈虜殺之。粘罕謂僕胡曰：『太遼之亡，死節之臣甚眾；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而已！』及葬，得一詩於衣襟，詩曰：

胡馬南來久不歸，山河殘破一身微。
功名誤我等雲過，歲月驚人還雲飛。
每事恐貽千古恨，此身甘與眾人違。
艱難重有君親念，血淚斑斑滿客衣。

自此以後，二帝、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。

粘罕使張邦昌受偽命即位，僭號楚。

丁巳，太上皇北狩。越四日庚申，粘罕遣騎吏持書示上皇已先行矣，謂帝曰：『元帥今遣汝等赴燕京朝皇帝，來日起行。』十八日早，騎吏牽馬三疋，令帝及二后乘之。二后素不能騎，吏遂掖而乘之。路傍見者泣曰：『皇帝父子北去，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？』因上羹飯二小盂。太上及帝、朱後分食之，粗糲不堪食。騎吏從者約五百人，皆衣青袍，與二帝不可辨，『不知阜老何由知之？』阜老曰：『吾以面色之可見。又傳問車駕將欲入京，故知之。』帝曰：『吾母心腹疾，汝有湯藥？』阜老對曰：『無，止有少鹽酥，可煎而進之。』騎吏怒其遲滯住，遂促行。掌騎吏千戶姓幽西，名骨碌都，常以言戲朱後。

二十九日，行次將欲渡河，有舟自北來，上立皂幟，中有紫衣人，大呼骨碌都曰：『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，今已三月盡，可速行之！』語次，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後，且哂之。紫衣知其情狀，拔刀執骨碌都曰：『汝本一冗賤，吾兄待汝以至於此，今安得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？』乃殺之，投屍於河。

四月十四日，至信安縣，帝及太上、太后、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，至是見野水澄清，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漱，相視哽咽不勝。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，澤利拔刀，切肉啖食，飲酒連五七盞；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：『食之！前途無與食也！』復視朱後曰：『這一塊好肉，你自食之。』方吃酒，有人知縣來相見，乃見一番官，衣褐紵絲袍，皂靴，裹小巾，執鞭揖澤利。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。移時乘醉命朱後勸酒唱歌，朱後以不能對。澤利怒曰：『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，安得如是不敬我！』後不得已，不勝泣涕，乃持杯，遂作歌曰：

『幼富貴兮，厭綺羅裳。長入宮兮，奉尊觴。今委頓兮，流落異鄉。嗟造物兮，速死為強！』

歌畢，上澤利酒。澤利笑曰：『詞最好！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。』後再歌曰：

『昔居天上兮，珠宮玉闕。今日草莽兮，事何可說。屈身辱志兮，恨何可雪。暫速歸泉下兮，此愁可絕！』

遂舉杯勸知縣酒。澤利起拽後衣曰：『坐此同飲。』後怒，欲手格之，力不及，為澤利所擊。賴知縣勸止之。復舉杯付後手曰：『勸將軍酒！』後曰：『妾不能矣，願將軍殺我，死且不恨。』欲自扳庭井，左右救止之。知縣曰：『將軍不可如此迫佗，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見。公事不小。』酒罷，各散去。

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，不入城，從北關過去。或曰，至一鄉村數千家，見澤利至，有褐衣人前拜澤利，奉上酒食。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，頗豐腴。又一日，至一縣下，亦有官出迎，如前備酒食。內有知縣乃一番官，見澤利畢，次見帝及二后曰：『小官娶得肅王小女為妻，要見皇后。』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，戎服見太后等泣曰：『奴肅王小女珍珍也。』呼太后為『婆婆』，朱後為『姆姆』曰：『前日為軍馬擁遏至此，其首領百戶不知姓名，與此知縣是兄弟，遂將奴奴嫁與他，今成親六日矣。』說未畢，為知縣引回。行數日，又至一官府，皆新創造，牌曰『收復新門』，列兵刀二十餘人，甲士五十七人，傳呼曰：『呼趙某父子！』二帝而入其門，兩道皆栽榆樹；少立庭下，金紫人朝服侍候甚多，中坐三人於西向，二人於東向，引帝北面再拜。上有人傳呼指揮曰：『將它二人去見海濱王畢，來日入城。』言畢，趨出大門，復入小門。至庭中，見人胡服無巾幘，立庭砌，若有所問者。左右指為帝曰：『契丹王耶律延禧也。與汝罪狀一同，在此公事未了。』言訖，復引上坐一小室。少頃，延禧亦入，巾幘，揖二帝曰：『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一百餘年，未嘗絕和好，一日奸臣所誤，俱至於此，為之奈何？』且曰：『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。我已三年，尚未了絕。』二帝曰：『何事未了？』延禧曰：『我祖皇帝在日，有百冗珠一顆，大如凱卵，上有百，冗每冗中嘗有真珠一顆，月圓之夕，以珠映之，其生珠冗中自落，下以絳羅盛之，每月可得珠百顆。又有通香一段，長尺許，沸湯泡

之，取其汁酒衣服及萬木花奔屋宇間，經年香氣不散；人有奇疾，服之即愈；燒之能降天神，香氣聞之數百里。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，不知二物所在。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，須要此物，緣此推年未得釋去。我妻子族叔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，美貌者入富家，醜陋入民家。」帝曰：『此為何處？』延禧曰：『此名平州，去燕京尚有七百里，勉之，勉之！』良久，有人引延禧出。帝立廡下，主者令引二帝出其門，二后尚立牆下映日而哭；同行至通衢橋，叱令上馬而去。

又復行六七日，始達燕京，乃契丹舊都也。入門，小類東京；即至內門，金主登殿，左右執帝及後膝跪於地，皆再拜訖。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，或綠或褐，或傘或笠，或騎或車，約有數百人，皆稱萬歲。良久，傳呼令左右賜巾幘。又有侍官二人，自金門出，傳金國立聖旨曰：『皇帝勞汝，賜衣服沐浴，來日入見。』傳赦書入。帝入都堂，見丞相至堂下，堂上坐一人。左右曰：『此銀朱李董相公也。』帝亦再拜。李董答拜。中侍立堂上宣赦，其文不復載，後略曰：『赦趙芋父子之罪，免為廡人。』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，皆巾幘青袍，二后衣服如常，至殿下北面再拜。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，國王自殿傳出，封帝為『天水郡侯』，太上為『天水郡公』，各於燕京賜宅居止。左右唱命，二帝及後謝恩。左右引去一小室，良久，有二皂衣吏引帝並太上二后入一官府，有牌曰『燕京元帥甲第』。至中庭，有一褐衣番人坐於堂上，曰『燕京元帥』。帝乃再拜。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，遂署其末，令引去。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，護衛者二十餘人，經十餘街，始及元帥府。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，呷帝與後坐其中，並樸椅凳，惟磚石三四枚而已。時帝終日下拜，又飲食不進，驚皇不安，兩日之中，止飲水二杯；二后但哭泣而已，欲觸柱死，左右止之。二十二日至三十日，並在室中，外戶鎖閉，監侍者十餘人，日所食止有粗飯四盂，米飲四盂而已，相顧不復能飲。朱後有疾，臥冷地上，連日呻吟，監者尚加詬責。是日，朱後病篤，初二日午死，年方二十歲。帝大慟，告監者曰：『某妻已死，盍如之何？』左右言於官，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後屍而出，用黍薦卷之，共拽之而去。帝器愈哀，不敢出聲，恐監者喝之。

初三日早，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，引帝後於前，傳曰：『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，來日便行。令元帥府發遣。』初四日，元帥府吏呼帝曰：『官家聖旨令汝安肅軍居住，今日便行。』乃徒步前行，僕者二十餘人，自元帥府行至晚，始出燕京北門，宿捕司房。

六月初一日，時盛暑，行沙漬中，每風起塵埃如霧，面目皆昏；又乏水泉。監者二十餘人，為首者阿計替，稍憐二帝，乃謂曰：『今大暑，熱稍稍食飽，恐生它疾，此中無藥。』至有水處，必令左右供進。又戒左右勿得叱喝。日中極熱時，亦得稍息於木陰之下。時帝年二十二歲，太上年三十六歲，形容枯槁，不復有貴人形質。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，六月甚暑中，一死無疑也。十二日，至安肅軍城下，其城皆是土築，不甚高。入門，守僕搜檢，以至鄭後臍腹間亦不免摸過，雖他人出入亦然，蓋入城防內事故也。行經數街，始至官府。入門，引帝入，及太上、太后立庭下，左右喝名，令帝拜訖；知軍別呼緣衣吏引帝三人出門，入一小室，令帝坐其中，送粟米飯漿令帝後飲啜。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。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。時帝後自春及夏，漸行泥水間，衣服垢膩，又生蟻蟲，以致循行苦楚不勝言，賴阿計替令左右為其洗濯。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，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：『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。』視之，乃紗帛二疋，生絹一段。令帝謝恩。帝拜受，使人持其物同歸。其物為監者收其半，復以舊褐紗衣并生絹付帝曰：『可衣，庶免汝裁造也。』或一夜聞外喝聲，眾大驚，火光連天，殺人大亂。蓋安肅知軍二人，一是契丹，一是大金。二人不和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，劍二帝南歸，投西夏結連叛去。謀尚未發，偶以酒醉鞭撻一奴，奴告大金軍，遂舉兵圍契丹人，殺傷殆盡，至曉方定。火燒屋宇百餘間，被殺傷者七百餘人。

十八日早，大金知軍在庭上，引帝至庭下，且責曰：『你與契丹結連殺我，同歸西夏，昨夜已殺了也。今奏知大金皇帝，共你理會。』帝曰：『某在囚中，防固甚密，何由與彼通情？』知軍怒曰：『見有告首人在，你勿得胡說，口■■煞好公事！』帝爭不已，知軍命左右以鞭撻之，帝口出血齒碎，令人拽去，復至室中，帝泣不能出聲。是日飲酒不至，惟監人私以漿水進之。

二十三日，知軍坐廳上，命引帝至庭下，再拜聽詔曰：『趙某父子朝廷免罪，且令居止安肅軍，進結連同知李奉國，意欲反叛。本欲賜罪，更令往靈州聽候指揮，仰安肅軍發遣前去。』讀訖，命吏引去。帝再拜謝恩，哽咽不能言。知軍怒曰：『汝尚敢如此！你當要殺我，我今日如何放得你？』命左右拽帝坐地上，以柳條鞭十五餘人。帝哭泣如雨，痛楚久而方蘇，戒左右便行。至晚出門，帝身有傷，苦痛，起止不能。太上因暑熱成病，狼狽萬狀。如是數日，始達靈州，如前拜同知於庭下；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，內外有兵守僕，雖衣帶皆為取去，蓋防甚自縊也。日惟一食。

十月或日早五更，忽愀聲四起，人兵奔亂殺戮，火光燭天。乃同知下千戶三人作亂，因同知奪其妻，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，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，至日中方定。其千戶者三人，皆下馬至帝前，攜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：『與你。吾曹三人，今歸西夏矣。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，勉之，勉之，必有歸去之期！監者二十餘人，吾皆殺之矣。吾不可久留。』贈帝乾糧數器，各上馬而去。經三日，別軍始至，城中方定。帝謂太上曰：『阿計替為前日反者千戶所殺矣！城中大亂，吾父子不敢出此奈何？』未已，阿計算自外至曰：『且喜無事！』帝問之，阿計替曰：『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。』由是阿計替復監視二帝。

或日，阿計替引帝至庭下，有紫衣二貴人對坐堂上，呼曰：『識我否？』帝曰：『不識。』紫衣曰：『我蓋天大王，乃四太子之伯父。』良久，屏後呼一人出，帝視之，乃韋妃也。太上俯首，韋妃亦俯首，不敢相視。良久，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：『我看此個夫人面。』蓋韋妃為彼妻之。酒罷，謂監人曰：『善護之。』阿計替引帝再入前室，然稍稍緩其監，飲食略備。以此經一冬，衣服亦稍可以禦寒矣。

金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，大金釘促放囚禁，雖死囚亦得少出。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，但不許出府庭門。帝觀玩，忽有一妮婢，衣褐衣，口稱韋夫人遣來，手持一盒子，且曰：『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、八官人且忍耐。』且密語曰：『聞知九哥已即位，恐有歸路，未晚也。』其人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，奔去。帝視其物，皆棗釧所燒大餅也。阿計替乃引帝入室中，問：『適聞九哥是誰？』帝曰：『九哥乃康王，吾之弟也。今韋夫人是九哥的母，來相報也。』又問：『十一官人是？八官人是誰？』帝曰：『十一官人吾父也，八官人乃我也。』遂將其物與阿計替並新到監者共分而食之。

二十日，阿計替謂曰：『今月二十九日，北國皇帝生日，天下作宴。宴罷，赴燕京上壽。』是夜更闌，阿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妮婢至帝前曰：『夫人傳語十一官人、八官人，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。後來與不來，未可知也。且保重將息！』言已，急行甚速。其它監者已覺，爭問其實。阿計替叱之曰：『汝等不聞。同知有指揮事！』遂不復問。是夕，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，甚不樂。二十三日，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。留下千戶五人，內一主首名啜雞兀，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：『蓋天大王、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口■■煞好公事！似你這般人，留之何用？若五七日，聞知蓋天大王，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！』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：『防固不可少緩。』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。俄有持酒至曰：『金國皇帝生日，例賜酒肉。』帝就食之。

二月一日，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兀曰：『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，別有文字差兀西哨途作此同知也。』初二日，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：『新同知到之案款狀曰：『近封天水郡公趙某，同男趙某，與妻鄭氏各拜』若干詞狀，番吏執去。初十日，同知到靈州，引帝至庭下問訊，語言不可辯，令左右引去之。少刻，阿計替入謂帝曰：『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，為劉三相公捉了。今來恨南家，將汝三人苦楚。』又移二帝入一小室，濕淖不可居。帝泣相謂曰：『吾父子死於此矣！』又遣阿計替往燕京下文字，須二十日方還，『二官人且忍耐安心！』言畢而去。

三月初九日，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，持文字曰：『皇帝聖旨，又教你三人往汴州聽候指揮。』二帝泣曰：『又復何地去？』俄有人引帝手，被執縛驅，至晚出靈州。自此已後，日行五七十里，辛苦萬狀。二帝及後足痛不能行時，有負而行者。漸入沙漠之地，風霜高下，冷氣襲人，常如深冬。帝後衣袂單薄，病起骨立，不能飲食，有如鬼狀。途中監者作木格，付以茅草，肩輿而行；皆垂死而復甦。乃行三四日，有騎兵約三四千，首領衣紫衣袍，訊問左右，皆不可記。帝臥草輿中，微開目視之，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，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吃乾糧，次於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，且言曰：『臣本漢兒人也，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鈐轄周

患是也。元符中，因與西夏戰，父子為西夏所獲，由是皆在西夏。宣和中，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，攻大金，為金人執縛，降之，臣今為靈州總管。願陛下忽泄！』又言：『四太子下江南，稍稍失利。金國中皆言張濬、劉錡、韓世忠、劉光世、兵飛數人皆名將，皆可中興。臣本宋人，不忍陛下如此，故以少肉為獻。』言訖別去。經行已久，是夕宿一林下，時月微明，有番首吹笛，其聲嗚咽特甚。太上口占一詞曰：

『玉京曾憶舊繁華，萬里帝王家。瓊林玉殿，朝喧弦管，暮列笙琶。花城人去今蕭索，春夢繞胡沙。家山何處，忍聽羌笛，吹徹梅花！』太上謂帝曰：『汝能賡乎？』帝乃繼韻曰：

『宸傳四百舊京華，仁孝自名家。一旦奸邪，傾天折地，忍聽搗琵琶。如今塞外多離索，迤邐遠胡沙。家邦萬里，令竹父子，向曉霜花。』歌成，三人相執大哭。

或曰，所行之地，皆草莽蕭索，悲風四起，黃沙白露，日出向煙霧，動經五七里無人跡，時但見牧羊兒往來。蓋非正路。忽見城邑，雖在路之東西，不復入城。時方近夏，榆柳夾道，澤中有小萍，褐色不青翠。又如此行十餘日，方至一小城，雲是西污州。僦者擁二帝入城。其地人煙稀少，監者雲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王侃之所。其中方廣不甚大，有屋數十間，皆頹弊，廊廡若官，籬落促虞，不類人居。其護僦者三百人，逐日旋伐林木，搭蓋屋宇居住。經兩三日，乃遣兵騎回歸，止留護僦者六七十人在彼。帝與太后，只在中間一室，不敢出入。飲食日止一次，皆是粗糲；或時有少羊肉。